

诗歌及其秘密（外一篇）

（德国）杜·格林拜恩 贺 骥译



杜尔斯·格林拜恩（Durs Grünbein，1962—），德国著名诗人、作家，曾以其诗歌成就获得德国文学最高荣誉毕希纳奖（1995）。格林拜恩是一位博学的诗人，在生物学、医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学养，并且以此入诗，形成了独特的科学诗风格。同时，他也是一位哲学诗人，古希腊罗马以及德国古典文学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这里译介的两篇散文，《诗歌及其秘密》选自《诗歌及其秘密：1990—2006年文选》，苏尔坎普出版社2007年版（*Gedicht und Geheimnis: Aufsätze 1990—2006.*），《一份旧行驶日志中的手稿》选自苏尔坎普出版社2006年版《格林拜恩诗集：I—III》（*Gedichte. Bücher I—III*）。

编者

—

追问诗歌和文学创作的意义，这种行为并不过分，因为每个

人都会对意义作出不同的解释。至少在今天，至少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区，提出意义这个问题是合理的。自从我们探讨的对象即被我们称作抒情诗的东西有了自我意识，自从它意识到自己是现代艺术的组成部分，就必须解决意义问题。对这个棘手的意义问题的回答，导致了文坛的分裂，从此众说纷纭。诗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更不用说达成一致意见了。正常的怀疑属于这个行业的自然法则。怀疑就是烙印在每个诗人额头上的不可见标记。他为他的行为所作出的各种解释，首先是为保守一个秘密服务的。无论这个秘密多么暧昧不明，每个诗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严守秘密，都躲在它后面掩护自己。

自从柏拉图试图识破诗人的诡计以来，严守秘密就成为一种纯粹的保护性措施。在柏拉图所写的对话《伊安篇》中，其证人和代理人苏格拉底向我们介绍了艺术家伊安，伊安是靠做流浪歌手来赚钱谋生的。苏格拉底假装天真，其实他采用了一种貌似天真的、狡诈的审问法，最终把能干的荷马史诗吟唱者伊安打成了骗子，并将他贬为无思想的复述者。柏拉图用心险恶，他不仅诽谤了一位流浪歌手，而且还通过诽谤此人诋毁了整个诗人阶层。柏拉图对诗人的描述就是一篇通缉令。一方面，诗人被定性为大骗子，因为诗人在其史诗、赞歌、颂歌和酒神颂歌中用一种专业知识来欺骗读者和听众，而诗人本人不可能掌握这种专业知识。诗人不独立思维。他只是接受诗神暗中灌输给他的思想。另一方面，诗人原本就是一位梦想家和傻瓜，一位迷狂者，一个只有触角和神经的怪物。你若了解一位诗人，你就了解了所有的诗人。《伊安篇》的原文如下：“诗人是一种长有羽翼的、神圣的、轻灵的东西，如果没有受到神赐灵感的激动，没有陷入迷狂，没有

丧失理智，他就没有能力作诗。”

无论这段话是否包含真理，哲学家对诗人的描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剥夺诗人的行为能力。诗人获得了神赐灵感，同时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撇开这个矛盾不谈，哲学家对诗人的描述显然缺乏连贯性。我们不禁要问，这两者是如何协调的：诗人获得神赐灵感，充当众神的传声筒和中介者，与此同时他在各方面皆知识贫乏，没有职业知识（即柏拉图所说的“技艺”），永远是一个半吊子？荷马就是这样一个半吊子，他口述如何制作一种药酒的药方，但他从未当过医生，他描写一场马车比赛，可他从未亲手握过缰绳。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不禁要问，亚里士多德是否有资格写那本关于诗学的论著，因为他本人只是哲学家，而非诗人。哲学是纯粹的理念论，难道它丝毫也没有受到经验的沾染？实际上柏拉图非常嫉妒诗人，他写的另一篇对话颇能说明问题。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自夸他和缪斯女神有良好的联系。他突然声称他能获得超自然的神秘灵感。其意图显而易见。曾经是众神之宠儿的诗人，现在被苏格拉底贬为没有思想和理智的文字游戏者，从此哲学家便成了奥林匹斯众神的真正信使。后果众所周知。人人皆知：在哲学诞生之前早就有了伟大的史诗，像伊安这样的流浪歌手通晓大部分史诗，他们把久远的史诗以口头形式流传给后世，而哲学最初只不过是史诗的副产品而已。哲学原本位于英雄史诗和人类起源传说的边缘地带，作为修饰和评注在史诗的阴影下生长，有一天它终于长出了格言的枝叶，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隐语和预言中，它绽开了智慧之花，成为野生的向日葵。

我们从巴门尼德的《论自然》残篇中尚可窥见哲学的起源。

六音步诗体的残篇具有普遍的形象性和歌咏性，开篇便呼唤缪斯女神——一切知识的启示者，全篇诗体的形式证明了哲学与史诗的近亲关系。而赫拉克利特的散文体残篇则呈现出另一种语言风格：有意识的多义性，谜一般的语言，摆脱词汇规则，成为后世语义霸权的开路先锋。

发生了什么事？哲学家彻底篡夺了诗人的权力。严格说来，哲学是靠睿智的文本阐释和注疏起家的，一切哲学沉思最初都是无害的。但这种阐释学不久就变成了神意转达者对信息的窃取，转达者指的是机智的众神使者赫尔墨斯。因为赫尔墨斯使诗人失去了其原有职能，所以他就成了思想家的保护神。果然不出所料，叛徒巴门尼德闪烁其词地说道“认识更重要。”哲学与诗于是拉开了不可阻止的冲突史的大幕，其影响延续至今。冲突史始于哲学剥夺诗的财产，终结于哲学家完全剥夺诗人的行为能力。从对传承下来的叙述者权威的公开质疑到对诗人的彻底否定只有一步之遥。卑鄙的柏拉图建议把所有诗人即说谎者和幻想家群体逐出共和国。擅长编故事的诗人从此变成了失败者。几千年的适应与自我规训使诗人们忘记了哲学家的暴力行为。美与崇高最终臣服于理念。

古希腊哲学家发动的政变相当成功，两千多年来诗人们一直受到压制，每一位诗人的传记都足以说明这一点。诗人们脸上打着说谎者的烙印，被迫接受了社会内部的流亡者的地位。他们必须学会否认自我，必须掩饰自己真实的意图。从卡利马科斯^①、贺拉斯直到卡瓦菲斯、艾略特和里尔克，所有这些诗人所宣讲的诗

① 卡利马科斯（约前310—前240），古希腊诗人，亚历山大里亚派诗歌的代表。著有哀歌体诗集《起源》《抑扬格诗集》和《铭辞集》。

学，其实是一种捉迷藏游戏，是一种防御性的、隐晦的秘密学说。我们不应该被偶尔的反攻所迷惑，例如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类审美教育方案，荷尔德林的哲理颂歌，或者诺瓦利斯才华横溢的花粉梦幻。自从诗在古典时期的希腊蒙受最早的屈辱以来，它就感觉自己地位低下，因为它已被贬为打发时光的消闲之作。在顽固的颓废派诗人用“为艺术而艺术”这句格言进行自虐之前，诗早已是只有自我目的的艺术了。

典型的诗人例如莱辛或赫尔德，常常超越其本行而成为文学评论家，他们研究艺术门类的界限，探讨风格和形式问题，但他们都没有为文学创作赋予意义。在理论思考方面，与其说他们谦虚，还不如说他们臣服于哲学。然而躲在蜗牛壳里的大部分诗人都渴望超越时代。他们的灵魂展开语言的轻盈翅膀，能和前代保持联系，能飞向后世，这使他们暗自感到欣慰。犹如秘密会社会员，他们躲在文本中，他们知道其诗作将永存，他们的诗歌比铜像、特洛伊城墙和罗马的宫殿更长久。只要一句格言能在共同的母语中流传久远，诗人就备感轻松，就可以忍受这种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生活。局势不妙：哲学家们无忧无虑，沉潜于真理的游戏，并且相互关注；而诗人动辄得咎，其所作所为皆被视为越轨。每一位诗人都按自己的方法培育自己的兰花。自柏拉图以降，万能的认识论哲学家都不把各行其是的诗人当一回事。

二

哲学家的宴会把诗人驱逐了出去，成年人的研讨会和恳谈会也把诗人排斥在外，除了特立独行而保有自我意识，诗人们还有

什么别的办法呢？他们要保持尊严，就必须和众神续约。他们悄悄地、秘密地重建和众神的联系。他们把他们最神圣的财富，把他们的灵魂托付给天神，从而再次成为神的代言人。为了不受干扰，为了安静地独处，他们在公开场合行为乖张，像病人，像疯子，情绪变化不定，时而幼稚，时而沉默。他们的外在表现依情况而定，有时伤感，有时天真。歌手俄耳甫斯是他们的楷模，是他们的保护人，这位迷人的歌手早已被撕碎，他的尸体被肢解，他的遗骸被抛向四面八方。在与哲学家的斗争中，诗人们采取了拖延战术，他们各出妙招，各显神通。诗人甲写铭辞诅咒其同胞，诗人乙写哀歌悲叹其尘世的孤独。诗人丙在每年的戏剧节上作为悲剧诗人登场，在紧接着悲剧三部曲的羊人剧中宣泄他对善变的观众的愤怒。诗人丁反复推敲其温柔的牧歌，直到找到他自己的格律为止。诗人戊为奥运会得胜者写崇高的颂歌，因为强健的男人身体让他在夜里做淫梦。诗人己则在粗俗的喜剧中发泄其性欲。古典格律于是应运而生：阿斯克莱庇阿德斯^①诗体，萨福诗体，阿尔凯奥斯诗体，短长短三音节音步，抑扬格音步，扬抑格音步，抑抑扬格音步。各种体裁相继出现，相互竞争，各显其能。

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通观古希腊文学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诗艺术所重获的自主究竟有何好处。那些属于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其好名声主要应归功于一种特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特性称作一切真正的诗歌和文学的基本品质和基本美德。这种特性就是具象性，正是具象性赋予了诗作以超越所有时代的生命力。黑格

① 阿斯克莱庇阿德斯（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之交），古希腊铭辞诗人。首创阿斯克莱庇阿德斯诗体，即由一个扬扬格、二或三个扬抑抑扬格及一个抑扬格构成的诗行。

尔声称，真正的哲学家只思考一个问题，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如果黑格尔说得对，那么诗人用来不断撬动世界的杠杆就是其想象力，即赋予对象以生动性和形象性的才华。诗人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要远远胜过哲学家把握个别现象的知解力。哲学只能对想象力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哲学家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想象力，也不了解滥用想象力的情况。伊曼努埃尔·康德怀疑哲学这个行当，至少在推崇想象力方面他功不可没。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他承认哲学家的精神世界里有一处重要的空白。他满怀敬意用一道树篱把想象力的花园围起来，并以艺术自主的名义宣布它为不可征服的神圣领土。

有哪位艺术家，有哪位诗人不应该感谢康德？他剥夺了诗人的行为能力，但他没有使诗人失去魅力。诗人们总是位于思想史的阴面，在迷失方向的长期漂泊之后，除了返归故土，难道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在几百年里，他们把诗艺术的自主扩建成了一种堡垒，并进一步扩建成了一种令外人难以进入的地下墓穴体系，这难道不令人惊叹吗？他们本人也许不知道，在墓穴的墙里，在纵横交错的墓道里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在地下深处出现的也许只是诗人往日自信的幽灵。每一位诗人都宣称曾亲眼见过那个幽灵。那里肯定有某种东西在活动。诗人在写诗时，这种东西有时在他的颅顶下面打着节拍。一个模糊不清的、永远也无法彻底查明的谜，一个古老的家族秘密的残余，每一位加入秘密会社的新人都严守这个秘密，都向下走进这个内心的迷宫。这也许就是还有诗人在不断写诗的主要原因，诗人冷对一切轻视，克服一切阻力，即使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依然笔耕不辍。诗能够存续至今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其隐晦性。

三

如果我重新探讨了诗艺术诞生的条件，那么就其放射性的内核而言，即在阐明诗艺术的魅力方面，我并不比他人更聪明。一个问题是诗艺术的精神前提，正如人们所描述的那样，这种前提在古代表现为神灵的作用，在现代则表现为它所特有的神经物理学^①。另一个问题就是，精神前提是如何变成艺术的，这种艺术的用途在于在读者心中点燃璀璨的烟火。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我觉得诗艺术能产生效果的真正原因仍然藏在暗处，或者至少模糊不清。只要一件事情无法彻底澄清，无论是专家还是外行都有理由谈论其秘密。

诗歌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结构和写法各异，但所有好诗的特色都在于某种无法彻底破解的奥秘。好诗充满特殊的语言机智，具有音节魔力，技巧纯熟，情趣盎然，如梦如幻，想象奇崛，所有这些元素都不能说明好诗的神秘性。神秘性乃是诗歌整体的增值额。无论人们怎样解释诗歌，即使我把诗歌看作激发心理反应的总谱，诗歌的秘密也没有得到破解，秘密依然是秘密。当我们吞吞吐吐地说不清楚的时候，只好采取谦卑的态度。我必须说实话，必须承认：关于诗歌秘密的探讨总是围绕着一个盲点在转圈。这个盲点可以是一切可能的事物。它也许是母语本身的幽灵，幽

① 神经物理学亦名神经生物物理学，是生物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受体与离子通道、视觉生物物理和听觉生物物理等。神经生物物理学在神经生物学的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在于，它提示了人类大脑认知、思维和意识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

灵刚向诗人显现，就立即飘走了。它也许是对一种美与自然和谐的坚信，这种美屡屡遭到庸众的否认，它是一种内燃的美，而在诗歌的大门外，庸众对内燃之美的感受力似乎早已消失。它也许是诗行中自然流露的与后世对话者的共鸣，这个对话者就是一个从未来来到诗中的你。它或许是只在诗歌中发生的一种令人心碎的、朝向终点的、生命的运动，这个终点比逐行酝酿好的诗歌的尾声更厚重。它也许是一种自大狂，一种使人变好的自大狂。尽管秘密有时清晰地显现了出来，但是孤独的诗人永远也无法彻底看透它。关于秘密，有些诗人比其他的诗人知道得更多；而一流诗人则觉察到，秘密总是蔑视诗歌的作者，并把他贬为无名的创造者。有人说：隐喻比隐喻的作者更聪明。还有人快活地说道：这几行妙语肯定是某人口授给我的。然而盲点依然存在，它仍旧未被认识。

我个人认为，诗歌表现的是人对超验世界的信仰和对丰富多彩的此岸世界的忠诚。我觉得诗歌秘密的玄妙性是由两种事物构成的，它是对此岸的热爱和对形而上学的好奇心的混合体。证据何在？只有在诗人那里才能发现两者的和谐，只有在诗歌中才会出现纯粹理念与具体现象成功和解的瞬间，而神学家很少能做到，哲学家则几乎永远也做不到两者的结合。和解的建议总是来自诗，很少出自柏拉图和康德这些哲人。如果有位哲学家突然打破沉默，开始谈论和解，那么他的言论就显得尤其珍贵。最近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①兴致大发，慨然施恩，他宣称“精神和思想进步

① 理·罗蒂（1931—2007），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他反对把哲学看作其他各个文化领域的基础，主张一种“后哲学的文化”，即不再严格区分科学、诗歌和哲学的文化。著有《实用主义的结论》《偶然性、反讽与团结》。

有赖于哲学家的不断活动，哲学家应该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论证的科学家和浪漫的、非推论的诗人之间不停地来回运动，当他厌倦了前者时，就可以关注后者，反之亦然。”

四

当一位当代普通知识分子回忆上个世纪艺术和思想领域的重大成就时，他首先想到的名字是弗洛伊德、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海森堡^①、希区柯克和维特根斯坦。在这份名人录中会出现一位诗人，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一位熟悉文化史的思想家绝不会自发地想起某一位优秀诗人，例如佩索阿、卡瓦菲斯、里尔克、叶芝、曼德尔施塔姆、瓦莱里、弗罗斯特或马查多，然而他却声称他了解现代文化。如此看来，诗艺术恰恰是今人文化记忆中的盲点。对诗艺术遭到忽视的原因进行反思，这没有多大意义。不公正也许和善变的记忆本身有关，和它患有遗忘症有关，因为文化记忆总是忘却那些不可利用的、没有权势的事物，我所说的权势指的是技术、资本、意识形态或实权。于是诗人只得继续独守其小秘密了。但总有一天人们会发觉诗歌秘密的巨大影响力：这个秘密能改变世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一种思维可以抵达某些普通思维难以进入的地方，正如牙线可以穿过口腔后方臼齿之间的牙缝，又如内窥镜可以进入肠胃。这种思维将首次直观地说明某些地方，它

① 卡尔·海森堡（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可以看清复杂难辨的心灵洞府的左道旁廊，灵府位于所有人的身体内部，只有机智的、在巷道中冒险掘进的幻想才能发现它。这种思维就是诗性思维，诗性思维并非诗人和文学家独有的领地，确言之，它是许多搜寻小组的思维方式，这些搜寻小组来自四面八方，相互之间并不了解，他们集结成一支现象学家的队伍，奋力开拓人类共有的想象王国。

旧行驶日志中的一份手稿

旧帝国覆灭之后，人们在萨克森的一个练兵场的沙地里发现了一只铁皮箱，铁皮箱里有一份手稿，手稿的纸边已碳化。这份手稿插在一本行驶日志中，与日志混在一起的还有技术图纸、解剖图、里尔克的第八首杜伊诺哀歌的打字稿抄件和一份止痛药处方。

……我们坐在语言的坦克里，开往外界的最前线，参加大屠杀。坦克保护着我，它由钢板制成，周身铆接得很紧密，具有稳定的语法。它的内部很宽敞，有足够的地方供许多像我这样的坦克兵活动，它堪称战争技术的杰作。我抚躬自问：我在此究竟被封闭了多少年？好一块神圣的罐头肉。是否有一天它会变成一堆废铁？我坐在炮手的座位上，透过狭窄的窥视孔向外张望，我的座位舒适而凉爽。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我看见的只是周围的战友，只是坦克，或者同时看见二者，但是

我从来也看不见空间，看不见环绕着我的巨大空间。我们行驶在无名地带。能见度时好时坏，平地上总是有障碍，田园风光很罕见，星星点点的房屋大煞风景，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看不到全貌的土地或一块充满敌意的林中空地。故乡就是呈波状起伏的地面。被开垦的土地向上隆起，垃圾堆直插云霄，令人怵目惊心。弹丸之地聚集了过多的事物。来凑热闹的还有狂风暴雨，路障和埋伏，使坦克非常显眼并落入困境的街道，此外还有嘈杂的噪音，噪音也许是我听不懂的另一种语言，没关系，这就是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无论什么东西挡住了我的去路，我都待在语言的坦克里，我受到了保护，得到了严密的防护。我时不时地独自哼着小曲，在噪音的伴奏下入睡，打哈欠伸懒腰，沉默，或者疯狂地喊出几个数字和概念来取乐。我根本听不见我刚说出的话语的回音，也分辨不出我的声音的音色，坦克用马达的轰鸣淹没了二者，用履带的嘎嘎声调和了二者。我发出的机关炮似的大笑很少使我想起我自己。我很喜欢说煽动性的和恶毒的话语，这些话语和大笑属于同类，它们鲁莽地包围着我。被围有可能会使我勃然大怒，但我并没有发怒。不惊慌，不郁闷，没有幽闭恐惧症，我早已适应了这里的一切。无论我是谁，我都无法逃离困境，但实际上我的状态很好，在坦克内部我感觉自己很强大、很自由。我自信而快乐，心中暗想：根本没有人能把你拉出坦克。我坐在驾驶室里晃动双腿，室内的空气恰到好处，既不过于新鲜，也不过于污浊，坦克尾部有通风阀门，它能适量地调节空气。新鲜空气通过阀门进入我的呼吸系统，然后又被排出去，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持续的交流，它在夏天能带来微风或热风，在冬天能补给可加热的新鲜空气。

简言之，我的坦克也是一台按平均律^①调音的钢琴，或具有另一种音律的乐器。它的外观很不起眼，很单调，一具有性能的钢壳，一个乏味的象征，和所有真实的防护设备毫无二致。它使人想起掩体，受到掩蔽的思维，轮船的中层甲板，隐藏狙击手的、有斑点的墙角和恐怖的终点。我们会联想到遥控设备，登月舱上的望远镜，通过无线电联系的工作者，立体几何芭蕾舞，阴谋和拟态，诡谲的词语。我们会想起朝着邓西嫩高山移动的勃南森林^②，想起云室^③效应，模型，仿制品，各种假象和更重要的东西——幸福，但是缄口不谈命运，因为我们看不见真实的事物。有人声称，坦克涂有一层隐蔽性很强的保护色，这种说法太夸张了，纯属用词不当。确言之，运动或静止的坦克更像一只藏在叶子下面的竹节虫。在我开始说话之前，没有人了解我，也不应该有人了解我。我刚说完话，我的言语行为就结束了，我的自我于是不可阻挡地消失了。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自我，人们只盯着坦克，只关注言说，一种逃避性的、不喜欢听自己说话的言说，一种不值一提的普通过程。重视语言犹如一种约定俗成的误解。因为我掩藏了起来，而我的坦克引人注目地向前开，大家都愿意紧跟在它的后面。坦克展演它自己的阅兵式，扬起人工尘土。它的演习如果不是开战的理由，那么就是挑战。但坦克总是把我掩盖起来，使我成为隐

① 平均律是音乐的一种律制，它对自然律进行修正，将八度音程分为十二个半音，以便于转调。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语言批判，格林拜恩认为自我（即感情过于丰富的主体）既受到了语言的保护，又被语言囚禁。自我的再现受到了狭隘的语言和抽象概念的限制，只有无意识才能挣脱语言的陷阱。

② 勃南和邓西嫩均为苏格兰地名，参见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第四幕“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向邓西嫩高山移动。”

③ 云室是一种观测高能粒子运动径迹的仪器。由英国物理学威耳逊于1911年发明。

身人，我彻底隐匿在言说之中，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没有人认识我。我经常对自己说：快跳出坦克，离开这堆废铁，抛弃这个古旧的、生锈的幻觉。请安静，请注意听，要记住：在这场坦克战中你不必冲在最前面。但这辆战车有它自己的动力。我看着坦克，惊恐地暗想：你的情况不妙啊。你也快完蛋了，你会被慢慢地压扁，被顽固所碾轧，四肢摊开的你居然还在喋喋不休。一句话就能说出你从来也不愿承认的事实，赢家已由抽签决定，而你却抽了一支空签，你抽的空签是重力或意识，记忆或梦。这些空签本身毫无价值，但它们却是你生命中的至爱，远距离地看，它们是第二张脸。你的兽性魅力何在？你忘了、荒疏了所有的动物本能和可爱的反射，巴宾斯基反射^①，眼球运动……神经的焰火逐渐熄灭，随着吮大拇指和牙牙学语的轻微爆炸声，你消失于喋喋不休的废话之流。动物性神经冲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条件刺激的爱情，条件刺激的愤怒，条件刺激的恐惧，一报还一报的无趣，阻力最小的捷径，语言……战争心理学家、卫生员和前线军医从此拥有了一个大显本领的竞技场。私下里说，这种自我乃是一个死人，交流大张旗鼓地使它复活，其实它只是一个拙劣的花招而已。我听起来像一个善于应付局面的典型人物吗？我做拼音文字祷告，我的日常祈祷，新的前景使我变得阴郁，男子汉言出必行。有一阵子我很清醒，准备给你打电话，准备告诉你做什么和怎样做。但我突然感到恐惧，于是我开始说话，然后你也感到恐惧，你开始许诺……恐惧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分享沉默，然后打破

① 巴宾斯基反射是人类婴儿反射的一种，由法国神经学家巴宾斯基于1896年发现。当有人用大头针等物的钝端，由脚跟向前轻划新生儿足底外侧缘时，他的拇趾就会缓缓上翘，其余各趾则呈扇形张开，然后又蜷曲起来。

寂静，声音变得高亢起来。然后一物产生另一物，产生最近的和最远的事物，形成一种等级秩序，感谢柏拉图和普罗提诺。令人费解的是：已生成的语言在人的头部撕开了一条裂缝，从裂缝中流出了体液——梦的血清。坦克之音，你态度傲慢，夸夸其谈，攻讦动物学的逻各斯，局势刚变严重，你就准时到场，头脑高度警觉。我的好坦克，它多么机敏。我总是看见语言的逻各斯按领域对事物进行分类，按透视法来缩小实物，我通过瞄准望远镜或狭小的窥视孔向外望，看见万物皆涂有反光层。我的视野随着战车的方向或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眉梢之下我的目光只是为目标而闪耀。它在四周的西洋景中搜寻固定的物体，它是一只从地平线弹跳回来并容易刺伤自己的眼睛的飞回镖。人们早就开始了奇特的快照摄影，快照刚拍好，就已被人遗忘，人们逃避移动式摄影机，胡乱拍摄的老套照片，一种以闪电战为开端并殃及万物的混乱。从此再也没有炮火间歇，战鼓咚咚，机枪嗒嗒，炮声隆隆。例如东非的斑马群，治疗欧洲偏头痛的驱蝇掸子……你看见这些动物从照片的边缘游走到照片的边缘，你如何命名这种不断迁徙的动物？你可以把它们叫作人间天堂里的斑驴。它们的迁徙于是就成为神的显现，成为日落前最后的温柔。你也可以把它们叫作长征途中着了魔的有蹄类哺乳动物。它们的祖先于是就成了人马怪，被亚伯拉罕时代大傻瓜们的掌声所吓跑的人头马。如果你把它们叫作游走的道路，那么你就必须做好一切准备。这种怪物也许就是你自己的脑，浸透了醋的脑海绵，由隆起物和沟组成的原始环椎……你还知道更多的名称吗？莱奥纳多·达·芬奇认为环椎还不是脑。我开得快或开得慢或者我总是围绕着那同一个盲点发疯似的转圈子，这些对于我都是无所谓的，转圈子只是虚假的

前进，通过盲点，各种景象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只有坐在坦克里并依靠它来为我自己开辟出一条穿越无穷视野的道路。天哪，要说明这个道理有多么难，而我开坦克时的心情又是多么轻松。在这种对比的作用范围内，一切都显得很夸张。我在此提出一个非常荒谬的悖论：沉默是我的真正武器，是我在战车里拥有的唯一法宝，沉默是我的利器，犹如蛇的毒牙和羊驼的口水。但毒牙和口水，羊驼和蛇，所有这一切都与沉默无关。一个信条是否能成为宗教论纲，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大模大样地刹车，然后穿越一片空虚地带，这个地带在很久以前曾有人居住；我不知道我要往何处去……坦克载着脆弱的身体和易死的脑，人在坦克里感到短暂的安全，他咒骂，算计，讲黄色笑话或神侃，但这辆语言的坦克究竟要驶往何方？前进，向前驶往下一次事故。上坡下坡，连续七天向前滚动，迎着即将来临的大雷雨，驶向被损害的农田、树木被伐光的林区、失败、奔溃和车轴断裂。此后一切变得面目全非，内爆^①的哲学兴起，影子躲避热浪，而这个非机动技术的产品变成了一幅古钢板画。我刚说出这句预言，就立即回到我的战车里，把未来的远景抛诸脑后，专心于熟悉的工作，注意机器的运转，坦克又在我的脚下发出了轰鸣。坚持不懈地希冀，永不停息。恐惧或信念的接收者每年都会发生变动。从星斗的角度来看，地球是一颗清洁的行星，没有地球人排放的废气。但不久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就会终结地球的受难史，这是对许多物种灭绝的恰当回应。空洞的扩大最终将使太阳的报复变成现实。与众生的痛苦相比，这种未来的结局乃是一出喜剧。我必须承认，紫外辐射

① 内爆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一种向心的聚爆过程，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见的爆炸（外爆）。

能很好地配合我个人关于地球事件和其他事件的色情描写。我沐浴在信息大潮里，好奇地关注着大地被烤焦的恐怖事件。侵蚀，垃圾，考虑周密的驶向虚无，所有这一切都将和毁灭的奇迹融为一体。数年之后，借着信号灯的微弱灯光，我看见了驾驶室里配备有开关和测量仪器的大型仪表板。我确信我受到了技术的保护，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也能忍受短暂的、无痛的技术灾害，这种信心和单调的噪音使我在白天头脑清醒，使我在夜里安然入梦，而所有的睡梦很快就被遗忘了。被载运的感觉又使大脑兴奋起来。目光散漫而浮泛，身体懒洋洋地沉浸在速度的心理安逸之中。驶过一条条大街，瞥见你从不去放牧的草地，没有时间概念。动物们在野外过夜，这句话使你感到欣慰，但它曾在你的童心中激起过波澜。那时你说过：它们会冻死的。你牵着妈妈的手，走进旷野深处，你的话听起来既奇怪又哀伤。你惊恐地发现每头动物都很孤独，它们在星空下茕茕孑立，没有盼头，只等待着淡绿色的翌日来临。后来你在马路上开车，情形就大不一样。你身边不再有妈妈的陪伴，路边是浓密的草茎，你的手心干涩，阳光明媚，美景一览无余。里程表显示加速度，第三挡，第四挡，软换挡，快超车。在无限风光中飞驰，远离最初的风光，这种感觉甚好，车内收音机响起了《大地之歌》^①的旋律，离起点越来越远，你似乎不是在开汽车，而是在飞。白天我就像一头夜行性动物一样清醒，夜里我梦见了一些奇事，一些和昼行性人用电影艺术随意制造的假象一样的奇事，昼行性人由于害怕无聊还经常拍摄喜剧电影。只要看看我就能知道，电影艺术家在描绘生活

① 马勒于1908年创作的交响曲，共六乐章。

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也有点喜欢独自解剖一个生物，例如一条鱼、一只猫、一个人脑或一块还有温度的肉。我喜欢专家们的头脑清明，喜欢他们在剖尸之前柔情脉脉的犹豫。我喜欢追求完美，喜欢整齐的刀口。因为形式比信任更残暴，维度又比形式更奇妙。每种数理逻辑皆起源于脑，每种语文学皆毁于屁股……

此处最美好的事物是梦，是坦克的技术性的内心生活，是坦克的无意识、力学、水力学和电子学。科学技术比所有情绪更精密，它们是坦克的秘密操控者。它们的运动机能学推动坦克向前进，越野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则帮助坦克找到路径，而在它所经之处，除了符号和垃圾之外别无一物。说出的话语零乱地散落在空间里，每句话皆因工作不力而被解职，被逐个流放，现在我是否应该静默不语？万物是否已被整理，被探讨，被拍照？没有如实地拍照，坦克就挂了下一挡，开足马力继续前进。这次的危险性更大，缄默的自制、谁在此说话的追问和金属般的声门均有可能失去。在愚蠢的前线坚持到底，坚持就能胜利，要盯着自我，盯着这个阴险的敌人。只有坦克手最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属于奥德修斯式的浪游者类型。他以大蚁般的耐心向前爬行。当有障碍物迫使他停车时，他能转弯，能转三百六十度的弯，他会突然换挡，从一种速度切换到下一种速度，他坚定不移地走他的路，精进不懈地穿越流沙。他能觉察到最细微的气候变化。他用灵敏的触角、受到风沙侵蚀的旧天线和疲劳的双手来记录最弱的微风和最轻微的地壳震动（地震的预兆）。他的铁丝般的腿在沙地上留下的痕迹就是一幅精确的震波图，或一篇军事演习报导兼地理日志。他所有的身体部位皆致力于运动、换气和认识。他的四肢能大步行走，他的脑是一个冷凝筒，他的关节里安装了微小

的伺服电动机^①。他肌肉发达，具有越野能力，身体素质好，能摆脱不利状态，飞速进入竞技状态。即使在睡梦中他也能获得活动空间，甚至在早已没有发展的可能性的地方，他也会在瞎忙之中歌唱曾经的扩张。履带的嘎吱声划破了他的包着钢壳的梦，他在梦中一再回味过去的突破和曾经的创纪录。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例如充满耐力的马拉松，各个地带的不断连接，血流的单调，没有什么活动是徒劳的。他总是在路上，朝着遥不可及的天际直立奔跑，不断变幻的全景跃入他的视野，有时他突然有了某种感觉、停下脚步或惊慌失措，于是他发出了莫名其妙的笑声。他忘了事物的实情，只是自顾自地狂奔……我在灵活的坦克里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尽管我的活动范围很小，我还是认真研究坦克的轨迹。有个东西浮现在我眼前然后又消失了，它就是一种脆弱的动物的解剖图。刻度盘上颤动的指针显示着对毫无戒心的人体组织的暴力入侵。常言道好景不长，这种可怕的大脑景观迟早会破灭。

(责任编辑：杜新华)

① 自动控制系统中直接对被控制设备进行控制的电机。